

大唐狄公案

大唐狄公案

远宁——著

大唐狄公案

远宁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狄公案 / 远宁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133-1657-6

I. ①大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4140号



大唐狄公案

远宁 著

责任编辑: 邹 璿

特约编辑: 王跃嵩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张 二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625

字 数: 131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657-6

定 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1 | 悬镜奇谈 |
| 33 | 铁蹄惊云 |
| 69 | 洛水杀局 |
| 109 | 兰香袭人 |
| 155 | 杜酒迷神 |

悬镜奇谈

— 彩色照片 —

明镜沉湖

今年入夏以来，气候有些异常，连日酷暑逼人，不见一滴雨水。这样的闷热天气持续了十几日，狄府中的每个人都被这恼人的热浪逼得昏昏沉沉，神气不兴。好在苍天开眼，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，气温顿时降了许多，也让人精神了不少。

“半个月来也难得这一阵好雨，我等到城外湖中泛舟、引钩垂钓如何？”

狄公开言建议，于是大家一扫连日来的低迷之气，众星捧月般随着狄公往城郊湖畔而去。

此时日已西倾，城外那边的一片树林里碧树参差，鸟声啾啾，野花含露，远远地就能见到林木外浮光跃金，水色流彩。

一阵凉风袭来，众人顿觉暑气全消，心旷神怡，不由得脚下加快了步伐，急急地赶往湖边。

小湖上波平如镜，偶尔有微风拂过，便见镜生粼波，漾人心神。

众人心上欢喜，寻了两只小舟，分为两拨。那些好静的，有如狄公、乔泰、狄兴三人，戴了斗笠，慢慢将船泊在水中，任其从流飘荡，各自理了丝纶，坐于船头船尾静心垂钓。

而那些好动的，有如马荣、丫头，外加一只大黄狗，划起双桨，一摇一扳地向那湖荡的深处寻幽探秘去了。

且不说这边三人如老僧入定，只等那愿者上钩的鱼儿，单说那闲不住的两人一狗，不知不觉中已划出很远，到了湖的另一侧。

只见不远处丛丛摇曳的蒹葭，片片田田的莲叶，瞬而十几翼雪白的水鸟飞落其间，振翅回翔，鸣声悠远，好一派水天一色的优雅景致。

不说丫头见到此景如何地喜不自胜，就说大黄，见到眼前凫游的水鸟、水中若隐若现的游鱼，心急火燎，竟然一个猛子扎到了水中，脚爪乱蹬一气后施施然地朝那岸边去了。

丫头见状急得大叫，马荣却是大笑不已，口中叨念着“狗刨、狗刨”一类的碎语，随后便被丫头狠狠地瞪了一眼。

“莫急，丫头，这里的水已不深了，大黄不会有事的！”

“哎呀，马荣哥，还是把船靠过去一些，若是大黄一会儿失了力可如何是好？”

马荣笑着，扳着船桨将船向湖边划去，就在此时，却见大黄突然在苇荡的水中朝他们一阵狂吠，神情恍不如当初。

大黄是一只多么聪明机灵的狗，狄府中人尽皆知，此刻它的叫声短促急切、摧人心魄。

“出事了！”马荣与丫头两人对视一眼，急忙加快了手上的动作，而远处的狄公等人也放下了钓钩，向大黄的叫声处张望着。

湖面上，晚风乍起，波浪澄澈，确实令人心醉，可是马荣和丫头望着苇荡中大黄发现的东西，心中升起一阵恐惧。

一张女子的脸庞浮露于苇荡的波浪间，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，身子已然浑胀滚圆。

马荣将船靠近，站到船头去看。丫头害怕，畏惧地躲在船尾，抱着刚刚爬上船来的大黄，目光只管瞅向水中，不敢直视。

“咦，那是什么？”丫头望向水中，惊异地问道。

水中不知是何物什，圆圆的，明晃晃地反射着光芒，若不是眼

前有命案，丫头真的会以为是月轮沉入了水底。

“扑通”“扑通”，一人一狗跳下了水，这一下倒是真把船上的马荣吓得六神无主，刚刚想自己也下水去，却见两个湿漉漉的脑袋从水里探出了头，丫头把住船舷，将从水中带上的物什扔入了舱中。

那是一面镜子，却是好大一面铜镜，足有一尺五长，正是女儿家梳妆时喜用的那种。

可是，这面铜镜与这水中的女尸到底有什么关系，两人谁也无法参透。

此时乔泰与狄兴驾了小船过来，见了此景也是吃了一惊。大家举目四望，期望可以在四周发现些什么——暮色中一片蒹葭苍苍，萧萧索索，却什么也看不分明。

狄公急忙令狄兴回城报案，顺便将两个浑身湿漉漉的家伙带回了府。

“爹爹，那女子的身份查出来了吗？”

“老爷，那女子的死因为何？”

“哎哟，你们两个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好似连珠炮一般，叫大人先回答哪个？”乔泰觉得好笑。

“那女子是被毒死的，肩上、肋下都有绳索捆绑，想来是凶手怕尸身浮起，曾在上面系过石头。不过时日一久，绳索泡开，尸身肿胀，自然就浮了上来。”狄公神色郁郁，“唉，可怜，那女子却还是一个不能行走之人。”

“不能行走！”丫头瞪大了双眼，“莫非腿还被人打折了？”

“她自腰部以下的骨骼都是畸形的，怕是天生如此。”马荣向不知情的两人解释。

“残疾之人，难道……是像从前遇到的那个案子一般？”狄兴猜测，“家境贫寒的父母怕孩子在自己死后受苦，就先下手杀了孩子，然后自己再走那不归之路。唉，这种事无论何时想起都是人间惨剧啊！”

“我看不像，那个案子是因为孩子年幼，而今日这个女子已是成人，而且从她身上的服饰来看，绝非出身贫寒之家。”乔泰摇摇头否定道。

“更重要的是在那女子衣服襟角处发现的东西。”狄公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纸包向众人打开。

“咦，铜钱？”丫头凑过去，仔细地看纸包中的那枚“开元通宝”。

“错了，孩子，这不是市面上流通的‘开元通宝’，这是私铸恶钱！”

“私铸恶钱？爹爹如何知道？”

狄公从衣袖中取出了另一枚铜钱。

“这是本朝官铸铜钱，丫头，你来看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。”

丫头在烛火下仔细地打量着这两枚铜钱。

“嗯，纸包中的这枚似乎比爹爹的这枚要大一些，而且要厚一点，掂在手中略显沉重。”

“不错，因为它是铸私钱的母钱。”狄公嘉许地笑了。

“母钱？”

“母钱是翻铸大量钱币时所制作的标准样板钱，我朝翻铸钱币采用刻模灌铸的方法，母钱的作用是放在陶土模版中来压制成钱模，所以母钱的大小、厚度都要超出常品，这样从陶模中翻铸出来的钱币就是正常的大小。”

“可是老爷如何能判断出这是私铸钱，而不是从钱监^①中流出的

①唐代朝廷设置的铸钱场所。

母钱模板呢？”狄兴不解地问。

“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户部自然是严查治下的钱监，其中并没有发生母钱流失的事情，而且经钱监的专门工匠查看后，发现虽然此钱的雕工制作很好，但从它本身用铜的比例上依然可以确定是私铸钱。”狄公解释道，“我朝律例，盗铸者死，没其家属。虽然有重典制约，可是私铸之风却日益增长，在江淮之南，盗铸者多躲在陂湖、大海、深山之中，那些波涛险峻、人迹罕到之处，各大州县也对他们无可奈何。可是在神都，这还是第一次发现有私铸钱的出现，天子脚下，出现的不是几枚流通的私铸钱币，而是私铸钱的母钱！这说明神都这里也开始有人大规模地盗铸钱币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！”

“恶钱与好钱混用，时间长久必定会造成百姓生活上的混乱。”乔泰忧心忡忡地接口道，“可是私铸母钱这样的东西竟然出现在一个残疾女子的手中，这才是此案令人不解之处。”

“是啊，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查出这女子的身份，在这之前，我们就只有等待洛州府衙回报的消息了。”狄公手捋长髯忧虑地说。

“爹爹，您说那面铜镜出现在那里是偶然吗？”丫头试探着问，一张小脸上满是疑惑。

“至于那面铜镜，倒是很有意思。”狄公眉头微挑，道，“它的位置与尸体相距并不远，在我看来，它颇有一种……”

“颇有一种什么？”丫头急急地问。

“从古至今，世人认为铜镜能照妖避邪，既能保护生者平安，也能让逝者在阴间免遭灾祸，故用铜镜随葬的风俗从夏朝一直延续至今。”

“爹爹的意思是……那铜镜出现在那里是为了陪葬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血溅镜轮

转天又是一个闷热天气，狄公下得朝来躲在府内后园的凉亭纳凉，想着昨日之案中混乱一片，又听得耳边蝉声噪噪，不觉昏昏欲睡。

就在此时，耳边忽然传来的惊叹声让狄公在昏沉中不觉猛然一惊。抬起头来细辨来声，随后站起身形分开凉亭外冉冉的花木，走上几步，来到桐叶森森、安宁幽静的假山阴凉处，却发现原来是丫头带着大黄躲在此处读书。

“丫头，在读什么书呢？”

“爹爹，女儿在读隋末王度的《古镜记》。”丫头抬起头来，眼睛闪闪发亮，“因为从昨日起就一直在想那铜镜之事，所以见到这《古镜记》就拿来一看。这书中提及的古镜是多么神奇有趣啊！除了可以让百邪远人、妖魔莫近外，如果被太阳照射，镜背上的文字纹路竟然可以投射到影子里！”

“这种镜子叫透光镜，我朝民间的能工巧匠已经把它铸造出来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父女二人正在这里讨论《古镜记》，此时马荣的声音从外头一迭声地传来。

“大人！大人！您在哪儿？”

“我们坐在这里，他怕是找不到了。”狄公笑了起来，“这样大热的天，他这样精神抖擞真是难得，怕是有什么消息来了。”

丫头急忙随着狄公从假山背阴处走出。

“大人，洛州府有消息了，那女子的身份查到了！”

“噢？那真是太好了，她是谁家的女儿？”

“‘镜王’童景的女儿，他的长女多日前就不见了。”

“镜王？那是谁？”丫头疑惑地问。

“是民间制作铜镜的名家，他制作的镜子被许多达官贵人所收藏，可是位真真正正的能工巧匠。”狄公解释道。

“大人可知他的家在哪里？就在那湖边的不远处。真是想不到，他苦找了多日的女儿其实就沉尸在他家屋后的湖中。”马荣接着说道。

“在这里多说无益，我们还是马上去童家看一看吧！”狄公迈开脚步带领众人向门外走去。

就在狄公一行刚出城不远，就见一名衙役远远地迎来。

“怎么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小的正是奉于大人之命来请阁老的，为的还是童家的案子。这童家也遇到了多事之秋，昨日才发现童景女儿的尸身，可谁知旧案未破新案又出，今日他家中又发了命案！”

“命案？”

“童景的弟子楚才潜入他二女儿的房间，欲对之图谋不轨，结果被刺死。”

“被刺死！是被童景刺死的？”

“不，是被他二女儿刺死的。”

“嗯？”狄公的眉头蹙了起来，“记得马荣说童景的两个女儿都是身有残疾之人。”

“不错，那女子虽然行动不便，可出刀却是又准又狠，把一个大男人都放倒了，血溅得到处都是，那情景真是骇人得很啊！”

狄公一行急忙策马快行，行了不远，就远远地看见有田舍掩映

在青山绿水中，那便是童景的家。

据人说童景秉性恬淡，息交绝游，也不愿进城，嫌城里喧嚣混浊，只是在自己的庄园里与一对身有残疾的双胞胎女儿制镜度日。

此时站在一行人面前的童景年纪五十开外，微髭染霜，毛发谢顶。他见到狄公急忙踉踉跄跄抢上前来见礼，身后跟的是洛州刺史于鑫。

“大人，这真是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黄叶不落青叶落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等事情如何落到了草民身上？那样一个和婉温顺的孩子，一辈子连门都没迈出去几回，如何就把性命交待在那水泊之中，我那可怜的珠儿死得屈啊！”童景禁不住老泪纵横，跪下抓住了狄公的衣角。

狄公叹了一口气，为人父母者心上的悲苦他自然懂得。狄公弯下腰伸出手去搀扶童景，可是接触到了童景的手，他却吃了一惊。

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，上面布满了疤痕，虚浮肿胀，此时还在微微颤抖。

“童先生，节哀顺变。”

“珠儿那边还沉冤待雪，家中却又出此逆徒！草民真是痴长年岁，活了这许久却识人不清，收徒如狼，差点儿害了自己的女儿，真是造孽，造孽啊！万望大人为草民做主！”

“童先生先冷静些，好在此次之事令媛无事。”

一阵好言劝慰，童景稍稍冷静下来，引着狄公进得庄园。

“不知是小人前世造下的什么冤孽，报应在两个孩子身上，草民这对双胞胎女儿生下来就身有残疾，可就是再不好也是爹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小人夫妇两个对她们细心抚养，后来老妻先去，小人就与两个女儿在此处相依为命。上天也算待小人不薄，两个女儿个个伶俐非常，大女儿珠儿心思聪慧，好读诗书，二女儿宝儿虽然个性

孤僻了一点，但是却手巧夺人，如今她的手艺也绝不输给草民……”童景一边絮絮地说着自己的境遇，一边引狄公一行人向内宅走去。

“砰啪——”“哗啦啦——”

童景的话还未说完，就听得内宅某间屋中传来一阵摔砸的声音。

“天啊，是宝儿那丫头！”童景尴尬地道，“那孩子昨夜受了惊吓刺激，情绪一直不稳，大人原宥，让小人先去看看。”

狄公点点头，童景向狄公告了个罪急急忙忙地离去。

“惊吓刺激？阁老，那童景也真会形容啊！”于鑫上前道，“您若看到那女子就明白了。那女子既不惊慌也不忧惧，完全看不出她刚刚手刃一个人，昨日还失去了至亲的姐姐！而性格也是喜怒无常，对身边的侍女仆妇不是呵斥就是打骂，可是童景却对这个女儿百依百顺，有求必应，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的味道，真是怪得紧。”

“那女子自幼残疾，怕是自卑自怜到了如今，心性已经异于常人了。童景为人之父，对待子女自然是不同于我们啊！”狄公答道，同时立于院子中间环视四周。

这世外隐居人的庄园里并没有想象中竹篱蓬门、夭桃秣李、百卉竞妍那番风雅景象，而是高墙大院，仆役鱼贯，院中到处可见熔炉、焦炭……

“好大的铜作坊啊！”

“这也难怪，童家是这一行的世家！而且隐居之人也并非像老谷您想象的个个都是陶靖节！”狄兴适当地小声揶揄了一下，听得身边几人嘴角微微含笑。

“所以才让我些许失望！”狄公叹了口气，“山谷草堂，竹门花径，清茶煮酒，确实是我这个久在樊笼之人心所向往的呀！不过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那位宝儿姑娘的房间吧！”

宝儿的房间在庄园后院一栋小楼的下层，一进房门，血腥气就扑面而来，众人不禁皱了皱眉，可是随后就齐齐瞪大了眼睛。

这宝儿屋中的摆设也真能让人吓上一跳。

铜镜，到处都是铜镜！有主要装饰为葡萄纹、间饰海兽的海兽葡萄镜，或是上饰云龙、龙虎、狻猊等不同瑞兽的瑞兽镜，以及美丽小巧的葵花镜、菱花镜，个个花纹流畅细致，柔美自然，想来制作出它们的绝对是一双天下无双的巧手。

但所有的镜子都是镜背朝前，似乎它们那平滑清晰的镜面并不是很讨主人的喜欢，所以都被罚面壁思过。

这里的铜镜单看每一面都是精品，可是当这么多的镜子同聚一堂，而且还多多少少都溅上了血迹后，就显得那么地诡异了。

在房间中的梳妆台下，斜倚着一具触目惊心的尸体，伤口就在脖子左侧的大动脉处。

“伤口在这个位置，也难怪血迹会喷溅四处。”乔泰拧紧了眉头。

“凶器呢？”狄公问。

“阁老，在这里。”于鑫恭恭敬敬地递上一物，那是一把血迹斑斑的斜口、单面出锋的篆刻刀。

“这刀子削石刻铜都可以，何况是人的脖子！”马荣一吐舌。

“从血迹的起始点来看，宝儿出刀应该是在床前，死者向后退，退到了桌角这个地方失去了反抗能力和行动能力，随即失血过多而死。听前话所说，这个人的身份是童景的弟子？”

“不错，此人正是童景的弟子，名叫楚才，还是那位死去的珠儿姑娘的未婚夫哩！无论怎么说，做出调戏妻妹这样事情的家伙，真真是个人皮败类！听这里的下人仆从说，此人学徒手艺不怎么样，但却交友广阔，是个能在市井里吃得开的人物，而且喜欢拈花惹草，

人说‘色字头上一把刀’，如今这话倒是应在他身上了！”于鑫答道。

“嗯。”狄公点点头，脑子里在消化这些信息，“让仵作再细细验看尸身，接下来我们见见这位宝儿姑娘吧。”

如珠如宝，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父母对她们的用心，只是可惜世事终是不能尽如人意。

宝儿双腿萎缩，肩膀塌陷，身体畸形。虽然面目生得还算清秀，只是眉宇之间却带有一层郁结乖戾之气，想是长年卧病，心境自然异于常人的缘故。

她坐在由一个清秀侍女推着的木轮推椅上给狄公等人行了礼后，便退在一旁不再言语。

丫头扯扯马荣与乔泰的衣角，示意他们看那侍女脸上用垂落鬓发掩盖的伤痕。

“人有缺陷是正常的，可是如果连心都有了缺陷……”丫头用低低的语音说。

马荣与乔泰拍了拍丫头的头。

“虽然可能会很难过，但请童小姐为本阁讲述一下昨夜发生之事。”

“昨夜有人通知爹爹到府衙去认尸，小女子独自在家想起失踪的姐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，生怕那湖中的尸体就是姐姐。正心乱如麻之时，听得有人敲门，小女子出言询问，门外之人竟是楚才那厮。他说想与我谈谈姐姐之事，小女子本想回绝，可想到是有关姐姐之事，就开了房门。他进屋后将房门掩上时，小女子就觉得不妙，果然随后他就露出了禽兽模样，出言调戏，然后就动手动脚，到了后来竟然撕破了小女子的衣物要、要……”宝儿说到此处，微咬下唇，语音发颤，眼中似乎就要落下泪来。“好在小女子有一个习惯，喜欢将